

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1)

◆ 陆其国



■ 捐献大家郑振铎

在战火中毅然选择留下

世上爱书(包括古籍文献)的人不知凡几,但爱书能像郑振铎那样,不仅为一己之爱,更体现在为国家而爱者则不多。这就凸显了郑振铎爱书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当然不会凭空出世,而得经由思想浸润,然后慢慢从骨子里一点点渗透出来,再化显在其具体行为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将侵华战火悍然烧向上海,许多人纷纷逃离,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却毅然选择了留下。此时此刻,郑振铎甘愿留在战火骤起的上海的最大动因,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郑振铎曾在以幼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作的序言中写道:“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

1937年8月13日,日军将侵华战火悍然烧向上海,许多人纷纷逃离,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却毅然选择留下。此时此刻,郑振铎甘愿留在战火

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在国难降来临之际,不避艰险,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动力,盖缘于此。将时针倒拨五年,郑振铎一定忘不了,1932年1月28日,日军飞机盘旋在上海闸北上空,将一颗颗血腥的炸弹扔下大地时,指挥这场野蛮轰炸的日军指挥官的狂妄放言:要灭亡中国,必先消灭中国文化;要消灭中国文化,必先消灭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接着,日军指挥官悍然下令:炸毁坐落在闸北的“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商务印书馆!就这样,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矗立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在一阵阵凄厉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变得千疮百孔!只一瞬间,藏于其中不计其数的浩瀚中国珍贵古籍文献,在一股股浓烈呛人的硝烟中化为灰烬,建筑则成为一片废墟。

在这场史称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日军不仅把商务印书馆毁于一旦,也让嗜书如命的郑振铎个人损失了几十箱藏书。在为《中国版画史》一书写的长序中,郑振铎关于个人聚书情况,交代得更为详细:“凡兹所收图籍类多得之维艰,或节衣缩食,或更典售他书以得之,有已得之,竟以无力而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书之得

失,每至形之梦寐,数年不能去怀。”又说:“集此千数百种书岂易事乎?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纨绔子弟辈之以书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无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如此千辛万苦,聚沙成塔积累起来的藏书,如今不幸遭遇灭顶之灾,当事人所受到的身心巨创,岂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孰料,这样的心痛继“一二八”淞沪战役,五年后竟再次让郑振铎感同身受:“‘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盒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艷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聩。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话声为所嗜,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这成了郑振铎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对此,与郑振铎同时代的作家唐弢曾写道:

大约是(1937年)八月二十日前后吧,战争正在进行,有一次我去看他(郑振铎),他一反常态地站在

窗口,独自望着院子里出神,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循着他的视线看去,院子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我轻轻地叫了声“郑先生”。他转过身,见到是我,一把将我拉到窗口,指着院子里的天空说:“你看!这些书……这些书!”

我没有看到什么书。闸北大火以后,烧过的纸灰和焦片飘浮到租界的上空,有一两天,空气里散落着灰烬。我知道西谛(郑振铎)有一部分写俗文学史的资料如弹词和宝卷,寄存在梧州路店仓库里,那儿正是火线,保不定会付之一炬。但说梧州路烧掉的纸片飞到了庙弄郑家的院子里,我却不相信,距离实在太远了,除非这些书也像人一样通灵性。然而西谛是相信的。他认为这些都是从那里飘过来的纸片,而且其中就有他的弹词和宝卷。

“都变成灰烬了。”他叹息说。自“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孤岛”起,至1941年岁末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约四年间,中国珍贵古籍文献迭遭厄运。尽管个人藏书遭遇灭顶之灾,但国难降临,嗜书如郑振铎,在经历个人大损失时,他更看到了国家遭到的文化巨创。此时他还发现,当时上海流散着许多线装古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书,尤其是北

京(当时称北平)和其他内地好书,它们的拥有者一时间纷纷汇聚在上海寻找市场。郑振铎和他们中不少人都认识,所以后者也愿意先期将欲出售的书籍先让郑振铎过目选购。这就使郑振铎有机会及时发现一些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好书。

这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郑振铎的警觉,那就是此时有一些日本人、美国人、汉奸也在千方百计搜集收购这些在战乱中流散的中国古籍文献。这一发现令郑振铎大吃一惊。他后来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一书中写道:“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不留意访求,必将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涂。……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遭沦散。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他还曾经这样慨叹:“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入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文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后来的事实果真被郑振铎不幸言中。

不久即有外电传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便主任曾躊躇满志地自诩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着,品类毕备”;该主任旋放言,“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正是求深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振铎决定留在战火笼罩、硝烟弥漫中的上海,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行动之中。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

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秦忻怡



多尔。

卡车上的日本步兵嘲笑着路上的战俘,用长竹竿挑掉战俘的帽子,劈头盖脸一顿乱打。伯尼·史密斯躲闪不过,不幸受伤了,竹竿打在身上,火辣辣的,比中弹还要难受。他痛苦地咧着嘴,叫了一声“妈妈”,昏了过去。

疲惫不堪的萨德勒急忙搀住他,免得被日本人看到,用刺刀了结他的生命。

“伯尼,坚持住,坚持住。”他鼓励伯尼的同时,也在鼓励自己。

美国人越痛苦,日本人笑得越开心。有一个日军坦克指挥官,他看到战俘挡住了道路,索性命令部下爬出坦克车,捡起石头向行动迟缓的战俘打去,来不及闪躲的战俘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战俘竟被活活打死。空防警报处处处长亚历山大·坎贝尔上校由于体力不支,落在了队伍的后面,被日本兵一边大喊着“休格牙鲁”,一边用刺刀刺入后背结束了生命。

第一天行军结束时已到深夜。艾伦他们被日军满满地塞进一个仓库,不给食物,战俘们在饥饿中站了整整一夜。

罗伯特·罗森达尔比较幸运地成了司机,他不能忍受的是,汽车像日本兵那样坦然地从自己战友的身上轧过去。他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就地休息过夜,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夜晚非常闷热,罗森达尔躺在横七竖八的人堆里,挤得喘不过气来。日本人用铁丝网把战俘们圈起来,大家睡在一起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热带的蚊子更叫人无法忍受,这些吸人血的小飞虫落在战俘的脸上、身上、脚上,叮得人奇痒难耐。罗森达尔脱下破烂不堪的上衣蒙住脑袋,任蚊子叮咬赤裸的肚子,腹内饥肠辘辘,看样子明天日本人也不会给吃的东西。

日本人吃的不供给,喝的更不用提了。很多人挤向水井,把嘴凑到自流水井的龙头上喝个够。没喝两口,背上就挨了两枪托,接着屁股上挨了一脚。头撞到井沿上,眼前一阵昏花。日本军官冲他们大声叫骂。而日本士兵不但自己喝个够,还脱光身子在水龙头下洗起澡来。一个战俘渴急了,不管不顾地冲出队列扑到水龙头喝水,战俘们都为他的举动捏一把汗。

7.在电脑里演绎手术效果

当晚,金牡丹传来了病人原始照片,胡蓝和笛箫取得联系后就在电脑里开始不断演绎手术步骤,模拟手术效果。经过几个小时的模拟,一张初步的影像出来了。胡蓝非常兴奋,立即把照片传给笛箫和金牡丹俩。

此刻,远在亚海的笛箫面对电脑传来的画面,打电话告诉胡蓝:“蓝蓝,眼神很相似,就是下巴和发际好像有点差异。”几乎是同时,金牡丹面对电脑传来的画面,也打电话向胡蓝描述:“蓝蓝,我倒是觉得眼神不对,下巴还可以。”

胡蓝在电话里有点糊涂了:“怎么你和笛箫讲得差异很大?”金牡丹很不服气,说:“是我熟悉他,还是她熟悉他?还是听我的吧,这样不会错。”胡蓝无奈地说:“好吧,我按照你的建议再试试。”金牡丹立刻安抚她:“蓝蓝,时间不早了,明天再继续吧。”这时候,胡蓝看了看表,原来已经凌晨一点多了,的确确有睡意了,伸了伸懒腰后说:“好吧,明天继续努力吧,晚安!”

第二天,胡蓝她们三个再次在各自的电脑里开始不断模拟手术效果。两个多小时后,一幅改进后的肖像又出现在笛箫、金牡丹的电脑显示屏上。几分钟后,笛箫面对电脑传来画面,打电话告诉胡蓝:“蓝蓝,这次修改要比以前更接近手术效果。”金牡丹面对电脑传来画面,反反复复看了又看,打电话告诉胡蓝:“蓝蓝,这次眼神接近了,发际好像不太对。”“好,我再努力。”胡蓝连连点头。挂断电话,胡蓝又开始移动鼠标。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她依然在电脑里开始不断演绎手术效果。

清晨,正在睡梦中的笛箫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原来是胡蓝打来的,她告诉笛箫已经把最新的画面传来了,让她再次确认。

笛箫立刻打开电脑,阅读传来的画面,接着打电话告诉胡蓝:“蓝蓝,这次修改要比以前像多了,他术后就是这个模样。”

画面也传给金牡丹,她告诉胡蓝:“蓝蓝,这次像了,真的像了。”胡蓝说:“牡丹,他可是你远房亲戚,你准备怎样处理这张照片?”金牡丹说:“我立刻把它转给警方处理。”

张乐一直在和笛箫交往。他沉湎于她的

姿色,经常带她上酒吧一醉方休。那个雨夜,张乐终于趁她酒醉的时候占有了她。笛箫痛苦万分,后悔对不起胡蓝。

这天下午,胡蓝接到金牡丹电话:“蓝蓝,告诉你呀,警察根据你发的那张照片,已经在亚海出境处把他抓获了。”

接罢金牡丹的电话,胡蓝想起了笛箫,以为她获知消息一定会很高兴,不料,当她打电话给笛箫,笛箫却冷冷地回答:“知道了。”胡蓝感到好纳闷,问:“怎么?你不高兴吗?”笛箫道:“不,不,只是近来身体很不舒服。”胡蓝电话里关心道:“你病了?”

笛箫:“没有,没有,只是不舒服。噢,谢谢你帮我解脱了困境。”

半年后,胡蓝进修结束了,深秋的夜晚,坐飞机回到亚海。一进家门就打电话给笛箫,可是,连续拨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这究竟怎么啦?胡蓝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担忧。

第二天,胡蓝回自己科室上班了。让她始料不及的笛箫已经和张乐在一起了。感情执着的胡蓝和风流倜傥的张乐平平静静分手了。

一个月后,胡蓝辞职,又过了一个月笛箫也辞职了。正当张乐情绪低落时,金牡丹找到胡蓝,惭愧地说:“真是对不起你,笛箫和张乐已经到海南去发展了,听说还开了一个整容门诊部,病人还不少。我们的‘金蝴蝶计划’算是玩完了。这计划不仅耗费了你的青春,又伤害了你的感情。我我也不参与这个计划了。”胡蓝无言以对。

金牡丹说:“胡蓝,我老实告诉你,我又辞职了,并且已经嫁给一个比我大二十几的老男人,他虽然没有年轻人那样的英俊潇洒,但经济雄厚,我嫁给他至少生活无忧。我俩已经商定不办酒席,不请嘉宾,只要双方父母见证一下就行了。”

就这样,胡蓝、笛箫、金牡丹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

胡蓝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很不开心,经常独自在办公室,在自己卧室默默地流泪,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同事们很难在胡蓝工作时听到她的欢笑声,她好像突然变成了埋头苦干的工作狂。

金蝴蝶梦



曹钟强